

浅析陶渊明隐逸生活下的“身安”追求

刘文静

(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, 山东 曲阜 273165)

摘要: 在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中, 追求“身安”, 不仅仅是他个人对生活处所的选择, 也是其受玄学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。“身安”, 是陶公对庙堂虞诈之声的摒弃, 也是其为追求精神安宁的形体回归。陶渊明为追求“身安”而选择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活, 是其成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^[1]的一个重要前提。

关键词: 陶渊明; 隐逸; 身安; 玄学

中图分类号: I206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1-864X (2016) 07-0009-01

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的名号, 早已使陶渊明的隐士形象深入人心。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, 陶渊明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精神气质, 是与魏晋风度下所形成的时代气息分不开的。他心存鸿鹄之志, 渴望建功立业, 实现自我抱负。初次出仕, 时年29岁的陶渊明起任江州祭酒, 然“不堪吏职, 少日自辞归”。接着又在此地召任主簿, 陶辞不就职, 开始“躬耕自资”。奈何“身在江湖, 心存魏阙”, 在其对“大济苍生”的政治理想的追求下他多次入世, 又屡次无奈出世。最后一次为官, 是出任彭泽县令, 而他却在上任第八十一天时因叹: “‘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’即日解印绶去职。赋归去来。”^[2] 陶渊明彻底觉悟到“世与我相违”, 于是坚定了隐居的决心, 一直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。不同流俗的他在对跌宕仕途的绝望后, 最终选择归隐, 只求一个能让自己“安身立命”的处所, 过着恬淡安宁的桃源生活。这种选择是其理想破灭后的苦不堪言, 更是他自我超然风度的人格之美。

一、生活处所的选择

纵观陶渊明一生, 其29岁到41岁这十三年的为官生涯, 在陶公自己看来也不过是: “误落尘网中, 一去三十年”。(《归园田居五首》其一)^[3] 陶把这段经历说成“误落尘网”, 那他所追求的到底为何种生活呢? 《归园田居》中说“开荒南野际, 守拙归园田。方宅十余亩, 草屋八九间。”没有官场上不休的争斗, 相携妻儿守着一份田桑之业, 过着躬耕陇亩的自足生活, 如此“身安理得”, 才是陶公最心向往之的生活追求吧!

概览陶公作品可知, 其隐逸生活下的“身安”, 是他对大自然的向往, 也即是对客观生存环境的遴选。这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氛围, 简单纯朴的人际关系, 却又不乏山水自然之乐。十三年的仕宦生涯, 陶渊明频频徘徊于入世出世之间, 仕途上的不得意使他“兼济天下”的政治抱负无法顺利施展。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曰“静念园林好, 人间良可辞”,^[3] 此时诗人入朝为官没有几年, 却唤出心中对静美“园林”生活的向往, 也将大自然的一派清新之景和尘世之污俗做了对比, 他内心的选择也不言自明。再如其述怀诗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中曰: “商歌非吾事, 依依在耦耕”,^[3] 在历经行役之苦时, 陶再次表达自己心念田园的感情。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: “目倦山川异, 心念山泽居”, “聊且凭化迁, 终返班生庐”^[3] 等诗句中都明确表达了自己希望生活在“山泽”、“班生庐”诸如此类象征隐逸生活的处所中。陶诗中这种对清静、自然而淳朴, 乐趣盎然的居住环境的向往, 也成为他之后隐逸处所的一个选择标准。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怀良辰以孤往, 或植杖而耘耔; 登东皋以舒啸, 临清流而赋诗”^[3] 是他实现“身安”满身畅怀后对带有浪漫气息田园生活的歌颂。哪怕是陶晚年所作的《桃花源记》中“土地平旷, 屋舍俨然,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, 阡陌交通, 鸡犬相闻”, “黄发垂髫, 并怡然自乐”之生活场景, 都再三印证了其任凭时光流转, 我只求现世“身安”, 尽享“桃花源”般生活的内心呼唤。

在陶渊明的诗文中, 直接表达渴求一方宁静的生活处所的言语俯拾即是。这种相对清静、淳朴的社会物质环境, 对最原始的自然生活状态的依恋, 是诗人在沧浪之水浑浊之时的全身而退, 是他对

客观生存环境的选择, 为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前提。

二、精神安宁的形体回归

苏子诗言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^[4] 在其颠沛流离的一生中, 东坡历经宦海沉浮, 却能固守一份“心安”, 这于陶公来说, 又何尝没有相同的精神追求呢?

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, 身处乱世, 其思想自然受到玄学风气的浸染。所以陶渊明思想的根本立足点也必然是老庄学说。恰如《形影神》曰: “纵浪大化中, 不喜亦不惧”,^[3] 这种“不以物喜, 不以己悲”的淡然让他宠辱偕忘, 使之形成了超然自适、与世无争的性格气质。即使陶公口中时时长叹“猛志逸四海, 骞翮思远翥”, 但是在面对庙堂之上的龙争虎斗和虞诈之声时, 他心中更加渴望的是一片宁静祥和的山林。他渴望“无所待”的最自然最自在的生活状态, 形体都容不得被拘束。他没有苏子“大江东去”的那份豪放和旷达, 却甘愿过“不戚戚于贫贱, 不汲汲于富贵”的平淡日子。他在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是纯任自然地对待自然、纯任命运地对待人生的性格特征, 也是他内心向往逍遥而无为的精神境界的体现。故这种个人追求下, 陶公也只能借助“身安”所创设的客观环境来守护其精神世界的安宁。于是, 山林乡野成为了他安放精神的家园。

陶渊明和苏轼虽然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, 但此二人共同向往一种没有世俗羁绊, 让心灵得到最大化的自由和放松的精神家园。如陶渊明《饮酒》其一所云:

结庐在人境, 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, 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, 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 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 欲辨已忘言。

此为陶公《饮酒》诗组二十首里最有名的一首。在纷繁杂乱的闹市居住, 却能因为内心对此环境的疏远而觉得自己地处偏僻安静。这里与其说诗人藏一份“心安”于形体之中, 不如说在“心安”的精神境界里他更加渴求“地自偏”的居住环境。“悠然”、“日夕佳”和生活里的“真意”这种悠闲恬适的精神状态还是需要“东篱”、“南山”、“飞鸟”之中觅得。只有诗人的形体回归了, 才能在“身安”中守得一份“心安”。

苏轼曾言: “陶渊明欲仕则仕, 不以求之为嫌; 欲隐则隐, 不以去之为高。”^[5]

如此淡泊安然的精神气质下, 才有“托身已得所, 千载不相违”(《饮酒》)的潇洒。

“身安”是陶公区别于苏子“心安”的标识, 是他欲仕不能后的毅然归隐, 是他追求淡雅生活处所的洒脱不羁, 是他精神安宁的形体回归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钟嵘. 诗品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8.
- [2] 郭锡良. 古代汉语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0.
- [3] 郭维森, 包景诚译注. 陶渊明: 陶渊明集全译[M].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8.
- [4] 苏轼. 苏轼文集[M]. 孔凡礼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6.
- [5] 苏轼. 书李简夫诗集后[A]. 见孔凡礼点校. 苏轼文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